

## 蟋蟀入我床下

□贾明明

八月流火，蟋蟀入我床下。

这样的夜晚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会迎来这么一位不速之客。它先是在窗台上逗留了一会儿，然后一个振翅，直接飞到了屋内。不大一会儿，床底下传出“吱……”的叫声。

没想到，还是一只雄性蟋蟀。我实在弄不明白，我这里有什么吸引它的，让它不请自来。是屋内柔和的灯光，还是我散发出的荷尔蒙气息？我这里来过蜻蜓，来过蝴蝶，它们有高空飞翔的能力，它们的到来我没有太过意外。可一只蟋蟀要来到11楼，我想不出它经历过怎样的波折，以我的经验判断，它不可能是一口气飞上来的。

我见过成百上千只蟋蟀，从没见过一只可以飞这么高的。它们拥有翅膀，拥有飞翔的能力，可一般用来躲避危险，飞行高度不过一两米，有的干脆贴着地皮飞出一段距离，躲过危险就成。它们不是飞行专家，没有蜻蜓、蝴蝶那样的飞翔本领。故而，我判断它来到我屋里一定不容易，很有可能，它是一只只有梦想的蟋蟀，就是要与众不同。就凭它的这股子韧劲，我也不忍立刻将它驱离。

我将自己隐身，索性把屋子交给它，让它暂做屋子的主人。想唱就让它唱，想歇就由它歇，我都不去管它。相识一场，这是我们的缘分，我想尽量把这个缘分拉得长一点。

听着它逍遥自在的叫声，仿佛真把我这里当成了家一样。我这里没有草丛，连一片绿植都没有，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值得它逗留的地方。它像个流浪歌手一样，卖力地歌唱，我没有给它打

赏，也没有给它鼓掌，它好像也不在乎，歌声一直嘹亮高亢。真不知道这小小的身躯里，哪来的这么大能量。莫非这是它的梦想，要站在几十米高的地方尽情欢唱，唱给那个自己喜欢的对象，唱给那些鄙视过自己的伙伴。

作为农村的孩子，这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蟋蟀，也不是第一次与它打交道。只不过，在城里，在这钢筋水泥砌成的楼房里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它的身影。它的命运注定与它的先辈不同，我没有伤害它的意思，只想等着它唱得尽兴了，自己悄然离开，最好不过。比起它的那些先辈，无疑，它是幸运的。它生在城里，遇见的我不再是一个孩子。它有多少个先辈牺牲在我手里，我已记不清，几十个，或者上百个？

那时，我们把蟋蟀叫蚰蚰。不知从哪听来的，斗蚰蚰很好玩，常常去野地里捉一对蚰蚰放在瓶子里让它们斗。可它们就是打不起来，一气之下，就盖上了盖子，它们最终逃不过惨死的命运，然后叫来院子里的鸡，尸体抛下去就被抢食了。我捉来的蚰蚰，最终都只有一个命运，进了鸡肚子。



那时，不懂得尊重生命。蟋蟀、蜻蜓，许多都捉来喂鸡了。捉蟋蟀，是为了看它们斗。捉蜻蜓，是为了看它们飞。捉了蜻蜓在尾巴上拴一条一两米长的细线，看它飞，随时还能把它扯回来。这些小生命被玩腻了，玩死了，最终，都成了院子里鸡鸭的零嘴。

直到后来读书时，老师教我们分辨益虫、害虫，并一再强调要爱护益虫，蜻蜓的悲惨命运才得以终止。而蟋蟀，算不得益虫，故而没能逃脱孩子们的魔掌。

后来才知道，两只蚰蚰打不起来，最大可能是，两只并非都是公的。把两只雄性蚰蚰放在一起才有斗起来的可能。判断雄性蚰蚰的标准很简单，那些会叫的，发出响亮声音的，是雄性无疑。这一点，与蝉、蝈蝈相同，雄性都是一副好嗓子，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叫，而雌性都是哑巴，发不出一声声音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困意袭来，而那只唱起来没完没了的蟋蟀让人无法安然入睡。我只能把它赶走，这比弄死它麻烦多了。忙活了好大一会儿，这只蟋蟀才被请走。虽说花了点时间，好在没有弄伤它。

我两手一扬，它张开了翅膀，向远处飞去。看它融入夜色，消失于无形，我的心才稍稍安定。再见了，你这有梦想爱歌唱的蟋蟀！



## 家有贵客

□陈英兰

前年装修房子时，三楼阳台考虑到晾晒需要，没有进行封闭。朝南墙面装了一盏壁灯，灯尖离平顶约有20公分。装好后并没有急着住进去，晾了一段时间。一次去阳台，忽然发现壁灯下的地面上有泥土滴，抬头一看，聪明的小燕子居然借壁灯尖头为地基，正在建设燕子窠，看这架势不是一只普通大小的窠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座我从没有见过的燕窝中的精美豪宅终于完工了。我用皮尺一量，嘿，东西宽度有55公分，南北深度30公分。做工非常精细，东西两端往上翘，直至紧紧贴牢平顶，入口在中间，波浪形的，从下往上看，总体向上，站在远处平视也看不到里面。燕子真的很聪明，这种设计不但人看不到里面，风也吹不进，燕宝宝在里面既安全又暖和。

燕子属候鸟，随季节变化而迁徙，素以雌雄颉颃，飞则相随，从而成为爱情的象征，表现爱情的美好，传达思念情人之切。“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”，“燕尔新婚，如兄如弟”（《诗经·谷风》）。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对，才引发了有情人寄情于燕、渴望比翼双飞的思念。

去年发现在东边屋檐下又建了一只燕窝。大小普通，当年就哺育两窝。当时我发现地面的燕屎实在有点多，于是用两只大鞋箱分别去悬挂燕窝下面，兜住那些燕屎。因为在挂鞋箱时，里面都有雏燕，虽然我站在梯子上轻手轻脚，而且一切准备都在地面上完成，只是挂上而已，但多少还是惊吓到了燕宝宝，它们紧紧簇拥在里面，发出微弱的叽叽声。凑巧燕爸燕妈嘴里衔着虫儿回来，见此情景焦急地在我周围盘旋着。我连忙挂上下来，想梯子等会搬，让它先喂。可是燕爸燕妈不放心，以为我要登梯伤害它们，继续在空中盘旋，迟迟不肯停下。我见此情景一步冲到梯子旁并搬进家里关上门，半蹲着身子，两眼透过门上方玻璃悄悄看着。这下它们总算瞧了瞧那只鞋箱和周围，两只细脚抓住燕窝口放心喂食。

大的燕窝从前年起在每年的4到7月都繁殖两窝小燕子，那只小的去年起也一年哺育两窝。每次有小燕子时，我尽量不去阳台晒东西，悄悄站在玻璃门里，总能看到四、五只小燕子趴在窝里面，紧紧挨在一起，整齐地排列着，经常伸头张望，等待着它们的爸妈。可爱的小燕子们一看燕爸燕妈飞近，争先恐后地张大了嫩黄的小嘴。大燕子来来回回，一刻不停，忙着找虫儿，喂虫儿。此时两只大燕子和五只小燕子构成了一幅感人的亲子图。我的心被柔柔地牵住了。无论动物和人，爱是永恒的，爱是最美的！

“离洋舍岛伴春归，织柳衔泥剪雨飞。不傍豪门亲百姓，呢喃蜜语俩依偎。”民间有说，有燕窝的地方，必是家庭和睦、主人善良、环境漂亮安静的地方，风水很好。我感谢燕子们来我家筑巢哺育后代，希望它们年年都能如期归来。

总第712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